

天起涼風之前

(一)

路加把我放在狄斯奈樂園的太空山下，招一招手，轉個彎就消失在洛杉磯午後的車流當中。

雲霄列車在半空中擰著麻花，被綁在上面的紅男綠女頭沖下發出尖厲的呼嘯，聲浪一波又一波，令人驚慌。

三日不見的小兒子向我撲過來，上氣不接下氣地細數這幾日他們都玩了什麼好玩的東西，兩眼放光。我則愣在一邊，表情張惶，前言搭不上後語，一時竟記不起自己身在何處，今夕何年？

我非天仙，未曾思凡，怔忡之際卻好似又一次意外地被遣到凡間。撲面而來的是最濃烈的人間煙火色，嗆鼻、刺眼，禁不住會叫人兩眼發酸。這時候，已刻上心版的“道成肉身”四個字，又一筆一筆描摹一遍，不由得心尖一陣痛楚。

山上幾日，人間百年。我要怎樣才能記得不忘那一個託付，怎樣在更深地進入紅塵之前仍能聽得見那一個呼召，並能清晰又準確地回應出來？要怎樣甘心情願地自我罷手，將自己的手完全交在那一隻手中，由他捉著下筆？要怎樣讓這一付悲情的削肩扛得住人世的諸般風雨，還要扛得起那如椽的大筆？在那一座聖殿裡標記某一次生命的悸動，那曾經移步過人間的某一團雲影？要怎樣在這必要朽壞的一切朽壞之前，叫那個被壓抑、被禁錮的內在生命，日漸長大強壯，如繭出殼，生出雙翼，飛上九霄？

年幼時，聽過太多天上人“思凡”的故事，不作思想，以為稀奇，但是，我們看見的是人間生活被虛幻，被美化，感官生命被最大的刺激和調動起來，而靈裡因為缺乏對神聖世界的眺望和追求，缺乏真理的滋養而漸漸枯萎死去。

只有耶穌的“道成肉身”，帶來了天國的真理，如同驚雷閃電，擊中我們，原來我們是有故鄉的。人間不是唯一，我們是有出處的，不是孤兒。真的是在我們未出母腹以先，祂就愛了我們，為我們死，再為我們活。真的在我們如螻蟻一樣於紅塵間打滾，勞碌捕風時，就有一個名字為我們預備了，可以叫我們念著祂得救。我們原本屬土，生於土，死後歸於泥土，但是，因為這個名字，我們可以回到天上去。天上才是我們榮美的家鄉。這和從小聽來的故事不一樣。因為耶穌，我們無可選擇地成了思念天上事情的人，可以不再以地上的事情為念。“思凡”是極大的苦楚，註定是思而不得，得也得不著“正果”。思念天上的事，何等甜美啊。因為有了耶穌，我們一思念，就能得著他的光照，不用等著地上的年歲終結，當下我們就可以得著天上的餵養，神的話語如甘霖，即刻降下，解心中饑渴，且永遠不再渴。

奇異恩典，我成了一個可以思念天國的人。

迪士尼濃縮了人間感官刺激的各種元素，從聽到看，從觸摸到的，到可以靠著想像達成的，色、香、味等等實在是一應俱全，人在這裡可以被最大限度地娛樂。隨處可見的人群，烈日下排五十分鐘的隊，只為了五分鐘不到的“顛倒”、“折磨”，我不禁自問：我們需要迪士尼嗎？在那幾分鐘的時間裡，我們要忘記整個世界。這個世界總歸有什麼叫我們感到不如意，我們才會想著去忘記。如果盡皆美好，我們絕不會想著有須臾片刻的逃離。迪士尼的存在恰恰說明，人需要遺忘，需要從一個苦難又真實的世界逃離。

我站在狄斯奈樂園裡想：天上一定不需要迪士尼。天國原本就是一個沒有眼淚的樂園。

(二)

惠琬老師說：一切都是從山上開始的，上帝把“創文”的異象放在她心中的時候，是她在山上的時候，三屆的“創文”培訓課程也都是在山上完成。我相信這不是徒然的，山上是有樣式的，山上的樣式是可以效法的。

神的奇妙就在這裡，為了叫我們明白祂的心意，祂不僅在整本《聖經》裡給我們打比方，祂還在我們的日常生活、學習和追求中，借山借海，借一切的存在向我們比方出祂的自己，祂深知，若祂不親自來捉住我們的手，我們怎麼才能夠下筆如有神？

想著蘇文安牧師的課堂上放的那一部小短片，孩子稚嫩的小手指在巨大的鋼琴上彈著幼稚的音節，那麼小的手，那麼大的鋼琴，那麼複雜的琴鍵，這時候，世界上最偉大的鋼琴家出現了，他寬闊的胸懷擁抱著小小的孩子，他的大手和孩子的小手一同迭在琴鍵上，彈出了最和諧、動聽的旋律。

雖然我們是那個小小的孩子，其實也不用怕，自有神來與我們和絃，自有神會帶我們奏出新曲。山上是有樣式的。惟有當我們追隨耶穌的腳蹤，實現耶穌的真理，才能得著永生的生命。

Pepperdine 的山並無險峻之氣，每一條路都完全自然地順應了山勢，並不急躁，一點一點把我們送上山去，住宿的地點在一個山彎的北邊，背靠著更高的一座山峰，朝向日出方向的東邊是一個停車場，因為是暑期的緣故吧，那一份靜謐和恬淡，仿佛就是伊甸園的光景。晨昏之際，八隻一群的鹿會優雅地從北邊的山上下來，在停車場散步，它們悠閒自得的神情，令人羨慕。第一天看見這個鹿群時，我的兒子們不禁尖叫起來，稀奇得不得了，以為自己進了動物園，見那些鹿一點不驚恐，照舊閒庭信步，兒子們噤聲了。後來幾天，天天見鹿才明白，在這所山上的校園裡，我們才是闖入者，而這成群結隊的鹿，才是這裡的熟客呢。

吃飯的餐廳在比較靠近山下的半坡上，也是依著山勢而建，靠著大海的那一邊整個牆

都是落地的玻璃，吃著香噴噴的麵包，碧藍的大海的光波仿佛就晃動在臉上，極目遠看，海天一色，叫人有無窮盡的遐想。目光一路收回來，和海藍接壤的是新織好的絨毯一樣的草地，海鷗在眼前盤旋，它的打量令人羞怯。就著這一幅寬闊無敵的海景吃飯真是在地如同在天了。

課堂就在吃和住這幾處建築的中間地帶，不遠不近。飯後，帶著兩個兒子沿著彎曲的山路走回課堂，走走停停，一時回頭看山下的海，澄澈如明鏡，照遍古今，不知有多少屬靈的眼睛在這裡端詳、凝眸，有多少感恩的淚水忍不住掉下來。一時抬頭看北邊那更高的山峰，神要我們向高山舉目，如果我們要想得幫助，勝過世界一切的誘惑和考驗。兩個兒子挑戰我，問：“媽媽，你可以爬到那個山頂上嗎？”我反問他們：“你們行嗎？”他們異口同聲地說，可以上得去。大兒子已看好一條路，不要迎面從陡峭處攀爬，從側面，山勢平緩的地方可以慢慢爬上去。小兒子總要和哥哥不一樣，他說他可以想像有一對翅膀，一下就可以上去了。

我們約定有一天去爬那座山。

課上了七天，百葉窗都拉了下來，一為了遮陽，二來窗外只一團濃蔭，沒有海也不見山，沒有機會叫人在課堂上望著美景發呆。

除了早晨的敬拜時間，除了吃飯和晚間休息，課在不停地上著。後來回想起來，這個課堂好似一艘功能齊全、品質上乘的奇異得可以在時空之海穿梭、浮沉、自由翱翔的運載工具，每天都開足了馬力前行和上行，藉著惠琬老師和蘇文安牧師的講授，同學之間的分享，優秀作品的解構和賞析，實在是看見了生命在短短的時間裡的進深、提升，這中間的享受和喜樂非語言可以描述。越思想，越奇異，那真是與神同在的寶貴經歷。對於生命，對於我們手中的這一枝筆，真是莫大的激勵和祝福。

對於基督教文字人來講，創文書苑的課程是一個山上的樣式，短短幾日在山上裝備，下得山來，又是一個新的人，目標清晰，奔跑有定向。山的存在，提醒我們要向高山舉目，同時，要我們時刻記得山上的樣式，回到山上的樣式，藉著這一切，是要我們清楚明白神最初的心意。神知道人的本性，人是容易偏行己意的，人容易滑跌，更容易偏離正道，特立獨行。上山之前，我們是容易跌倒的，容易中魔鬼的奸計的，容易被世界引誘的，尤其是在漫長孤寂的文字生涯中，我們尤其易於被自己的文字、文名所誘惑，成為另一類“拜偶像”者。上山學習，再下山去，我們應當是有極大的改變了。

盼望創文擔負這一個使命，組成華文基督教文字人的團契，真正開始為神國發聲，你一言我一語，每個人都是那個添磚加瓦的人，每個人都是那個“喂湖”的人，哪怕只有兩滴，重要的是把湖填滿。

其實，已經有許許多多的先驅者在這片國度上耕耘收穫，我們都直接或間接地被他們乳養。他們的名值得永久紀念。對於他們的勞動，我們的心永遠充滿了敬意。

(三)

德儀把整個的敬拜定義為“海邊禮贊”是用了極重的心思的。從最初的禮拜、敘舊迎新到結束的小禮品發到每個人的手上。

一撮海沙，其間臥一隻海螺，一隻貝殼。沙已被海水揉搓到綿軟，全無血氣，而那一螺一貝也被海水全然潔淨，幾欲透明。

主的柔情愛意處處在在。

我們聚在一處如同大海，別離時，誰也無法獨自帶走大海，但是沙，叫我們摸海，螺，讓我們聽著海，貝，讓我們望見海，我們依舊可以在淵面深處呼喚和響應，靈裡相通，即使置身天涯也不會孤單。

“海邊禮贊”本身就是一篇以讚美為主旋律的美文，不論是清晨還是夜晚，我們舉起手就是敬拜和讚美，心口如一，靈是活潑雀躍的靈，掙脫各樣的捆綁和纏累，向著我們全然美麗的主赤露敞開。

海邊的讚美如晚潮，一波又一波湧動不息，有一晚，我們披著線毯和桌布，聽蘇牧師和惠琬老師證道，聽同學們做見證，海風撲面而來，雖有浸骨的寒冷，但是心裡的火熱卻似海天之間的晚霞，絢麗和溫暖。德儀和筱華在每一把椅子後都預備了一個小小的電筒，橙色的一點點，在漸漸暗下去的暮色裡象又點亮了一盞盞小桔燈。好像生命的火種，生生不息。

在那裡，我情不自禁地為著“創文”向主獻上感謝、讚美的禱告，求主叫我們在這裡得著扎扎實實的餵養，叫我們能把這個美好的信仰在生命中活透、活熟，漸漸能為主結出佳美的果實，並將祂的馨香之氣傳遍地極。我在心的深處，回應著神的清晰的呼召，再一次將自己獻上，求主使用我，連同我手中的筆。我深深地知道，神更看重我們甘心的祭，樂意的靈。我們原本是不知道要怎樣禱告的，主親自教導我們；我們也真的不曉得要怎樣寫，寫給誰，寫什麼？但只要我們願意，主會親自手把手地來教會我們的。

真的盼望，“創文”在今天，文山書海，資信爆炸，恣意汪洋，少壯獅子遍地遊走，尋找可吞吃的靈魂的這樣一個可怕的世代裡，做著固若金湯的方舟，穿激流，過險灘，中流砥柱，直到洪水退去，神的微笑如一彎彩虹，高懸天際。

直到今天“海邊禮贊”的歌聲猶在耳邊迴響，我深深地知道，這篇美文的執筆者德儀，但這裡更是一個團隊的事奉；杜弟兄的雙眼既是望遠鏡，又是顯微鏡，他對各樣的事既有宏觀的把握，亦有細節的處理；路加弟兄為創文拍攝製作光碟，提著笨重的機器，跑前跑後；筱華的袋子裡仿佛有取之不盡的美食……即便是同學，不是牧師就是師母，還有踏遍青山的傳道人。

海邊，是發出呼喚的地方，令人有無盡的遐想；海邊，叫人可以忘卻了時間去等候，去眺望；海邊，是多少人間故事的開頭，也可以是結尾。無論我們怎樣書寫，墨藍的海水都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好象神對於我們人類所懷的心意和恩典。但是，從此以後，海邊還是一個禮贊的地方，在這裡我們呼喚主名，等候主來，飽蘸著深情的海水，寫下我們讚美和感恩的無盡詩篇。

(四)

惠琬老師有可以把人心點燃的笑聲，她發出“曠野呼喊”，也有“柔聲細語的盼望”，她站在講臺上的樣子，背後實在是帶著一個國度的，那裡有普照萬物的豔陽，也有靜謐深邃的星空，不是這裡在閃爍，便是那邊在發亮。

“道成肉身”，“血肉包裹真理”的寫作是最精彩的段落。

生命的事是最奧秘的事，若不用生命的見證來講解，聽上去總是雲山霧罩的，但是，惠琬老師真是得著了那寶貝的啟示，每每聽她開口講述，不是有醍醐灌頂，茅塞頓開的暢亮感，就是心中止不住要阿門，要感謝主。她的講授是生機充沛的講授。她無私地將自己的生命也揉進其中，像一個先行者，不斷地為我們指出來，小心這裡有溝坎兒，那邊要轉彎，一路雖有驚險，但是，靠著主的使女的攙拉、指點，天塹亦可以變作通途。

蘇牧師是一個善於總結的老師。一個日日活在道中的人，絕不會手忙腳亂。這一切想來是得益於他的家族吧，有誰能像蘇牧師一樣，有一個最會講聖經故事的母親。尤其是講“耶穌再來，聖徒被提”，那實在是我們不知道該怎麼樣碰觸的致命的話題。他還有一個一份工作做了 50 年，一套操堅持做了 40 多年，一段婚姻堅守了 66 年，給家族成員寫信寫了 33 年。教會門前的一口銅鐘堅持敲到要離世的那一天的父親。雖然，我們未曾得著那樣的恩寵，但我們仍然有一個極大的福份，就是我們有蘇文安牧師這樣的老師。他關於“工人先于工作，作者重于作品，真誠勝於一切，獻心勝於獻祭。”“七每運動”、“一車水”的啟示等內容的講授，真是叫人受益匪淺，尤其是七每運動之後的思考。怎樣磨煉出合神心意的文字人的氣質，什麼樣的心態是合神心意的文字人的心態等等，都是幫助我們，活透信仰，先作人，再作文的日常操練的功課，這也應當是我們一生的功課。

兩位老師都清楚和肯定地向我們傳達了這樣的資訊，儘管理論上有清晰的界定，普通的文字工作者可以想怎麼寫就怎麼寫，什麼賺錢，什麼暢銷就寫什麼，而基督教文字工作者應當牢記的是神要我們怎樣寫，我們就怎樣寫。像基督的門徒往普天下去傳福音是受了主的差遣一樣，羔羊往哪裡去，我們就往哪裡去。文字事奉也應當是這樣的，神會將那個靈感給我們，將那個異象給我們，文字事奉可以是一種文字傳道，我們的寫作是一個屬靈的經歷，是道成肉身的寫作。

但是，兩位老師同樣強調文章的可讀性，就是血肉包裹的寫作，要架構好的故事，同

時要經營好每一個細節，不要輕易放過好的細節。雖是屬靈的寫作，基督徒也是人，如惠琬老師所說：“基督徒挨打時也會痛，第一反映是人的，千萬小心不要掉進不真實的表述當中，避免為了“聖”而產生的不人性的表達。”在細微中的提醒和教訓，挪去了我們心中的困惑和障礙，那就是惟恐被人家解讀為不夠屬靈，不夠聖潔而使文字變得虛偽。這是我們可能會跌入的陷阱，這樣的文字和“假冒偽善的撒瑪利亞人”站在大街上舉手禱告一樣，會使我們做人做文都不真實。屬靈的寫作一定是由人出發的，好像盧雲的寫作，那是痛的文字，傷的文字，苦的文字。他以破碎的心去尋找耶穌，耶穌是他“受傷和沉默的情人”，他就這樣在不知不覺中將上帝啟示了出來……

這些訊息，何其珍貴。不僅解惑、答疑，同時還給我們的屬靈生命鬆綁，叫我們在主的面前赤露敞開，不再有害怕不夠超凡入聖而本能地要虛飾自己的想法。來創文之前，心頭是有重擔的，感謝主，學習的過程中，主藉著課程的內容，老師的教導，將這些重擔一一挪去。其實，主知道我們，罪人不需要喬裝打扮，神看重的是我們的心，甘心情願地放在主的手中，祂會日復一日，將我們雕琢，打磨成祂願意的樣式，神合用的樣式。

惠琬老師的課堂有一種浪漫的氣息，有令人興奮、躍躍欲試、摩拳擦掌的激情湧動。同時也有靈裡深沉、靜謐的思考。老師是一個過來人，好像一個已有過生育經驗的人教導生了頭胎孩子的女人做月子一樣，她知道每一個環節，月子三十多天，每一天當怎樣行住坐臥，她能講得井井有條，並且可以立竿見影，使學習者很快找到切入點進入狀態。比如泡泡圖的寫作方法，圖像寫作法，靈修小品等現場寫作練習，都給我極大的啟發。從前為著架構，鋪陳一篇文章要煞費苦心，絞盡腦汁，寫出來的效果常常不盡如人意，拉拉雜雜，好象寫下來的是並不想說的話，而真心想說的話反倒沒有表達出來。如今換一個方式，讓自己內在的聲音釋放出來的時候，突然發現自己內心真的是有許多的話想要說出來。一時之間，好似有說不盡的話題，這些方法是一把把鑰匙，打開了記憶之門，也調動了許多年來積累下來的生活經驗和見證故事。當內在生命沉睡的時候，這些房門便緊緊關閉著，生命被啟動、被點燃之際，這些記憶素材也活起來，躁動、攪拌、發酵，終於發出氣息和響聲來。那些被遺忘了許久的人又開始活動起來，或歌或哭，有了表情，他們列隊等在那裡，等我們在合適的時間裡叫出他們的名字，講述他們心裡的故事。

神給了我們創作的權柄，神喜歡看見他兒女們的勞動，在各樣的工作上、事情上顯出神賦予人的智慧、性情、能力和特權。因為神已將他創世的心意啟示給了我們，神要我們是顏色來表達祂的豐實，如果我們是單色的、不變的，那我們就無法在顏色上展現神的榮美。神要我們是旋律來唱出祂的和諧和悠揚，如果我們音色不美，五音不全，唱不出那種美好來，那我們就辜負了神的心意。神喜悅我們馴良、安靜，同時，祂也希望我們驍勇善戰，渾身英雄氣概。所以，我們的課堂裡，既有安靜守候的教導，同時，我們還要將手中的筆，變作投槍或匕首，可以直指人的肺腑心腸，還可以入筋入骨入髓地剖開人的內心世界，那是要文字變作筆槍紙彈來工作才行。

相形之下，蘇牧師的課要更多理性，更多條理一些，即便是這樣，隔牆有耳，上蘇牧師的課，我們聽見惠琬老師的課堂裡笑聲如珠，好不熱鬧，當我們在上惠琬老師的課的時候，又聽見蘇牧師的課堂裡討論得十分熱烈，而且也是能聽見笑聲如同潮水一般

起起落落，不曾停歇。

(五)

上課的時候，兩個兒子一個九歲，一個快要六歲，自己在對面的休息室裡玩，表現得很不屬“靈”。課間休息去看他們，不是因為一些完全無來由的事樂不可支，笑得滿面通紅，就是在紙上塗鴉，那些線條更是“恐怖”，都是從平常玩具和卡通片裡看來的古靈精怪的那些形象，我快速翻揀，留下那些我要求他們畫的山水、太陽、鮮花開放、天上有鳥兒飛翔的幾張，迅速將那些既不屬靈，也沒有美感的大作團作一團，處理掉了。恰恰就在這個時候，唐師母進來，她笑咪咪地柔聲問兩個孩子：“有沒有每天讀 Bible 啊？”

唐師母的聲音，真的好像蜜糖一樣，又軟又甜。

孩子們記住了，時間快過去一月了，我常常聽見兩個兒子學唐師母的柔聲問：“有沒有每天讀 Bible 啊？”

問孩子的一句話，每天在我的家裡好像鐘擺提醒時間一樣，提醒著每一個人。

我上創文的培訓課程，孩子們也上了幾天終生難忘的課。他們近距離地觀察了鹿，給鹿拍下了照片。在飯後從餐廳走向教室的途中，他們發現了好幾隻小蝸牛，並且仔細觀察了其中灰褐色的一隻，當他們用葉片碰觸它的時候，那軟軟的身體即刻縮成一團。他們知道，上帝也一樣創造了這只小蝸牛。

大兒子 Luca 愛笑，有時風吹過，一片葉子在風中抖動的樣子也會令他大笑不止，我希望他能管住自己，該笑的時候笑，不該笑的時候不笑。尤其是在上課時間，我常聽見他的笑聲傳過來，生怕會影響到大家上課。晚上一起禱告，Luca 認真地仰望交托：求主提醒他什麼時候該笑，什麼時候不該笑……就在那之後，弟弟 Micah “主啊，主啊”一邊呼喚一邊想詞兒的時候，Luca 又憋不住笑了。我睜開眼制止他，他笑著說：“主說了，可以笑。”

講到為主所用的話題，我說你們兩個這邊乖乖聽話，不鬧，就是支持媽媽，讓媽媽能安心上課，這就是為主所用了，小兒子 Micah 說：“主還用了我，我看見有個阿姨吃飯的時候，沒有謝飯，我禱告主，讓主叫她記得要謝飯。”

孩子們上了他們的“創文”，近一個月來，他們在一起常常還會提起在創文的日日夜夜。二女兒 Kayla 因為陪姐姐上課，沒有能夠住在這邊，只是後來看過一次，她悄悄對我說，她愛 PepperDine，勝過愛斯坦福。之前，她是超愛斯坦福的，因為姐姐在那裡讀書。

後來，聽孩子們慢慢說出來，德儀阿姨，永浩叔叔，筱華阿姨，馬林叔叔，在媽媽沒

有看見的時候，曾給了他們那麼多的關切和愛護。

孩子們是喜歡羅列他們的珍藏的，在每一個叔叔阿姨的身上，他們都有極其獨特的觀察和領受，我們成人常常會忽略一些細節。

創文期間，因為是路加弟兄的車接送我們，因為先中弟兄常常和我們同車去上課、吃飯，兩個兒子喜歡上了路加伯伯和先中叔叔。可了不得了，路加伯伯會潛水到很深的地方抓海參，十幾米深，一般人都不敢，先中叔叔的舌頭可以舔到鼻子尖，一般人都不能。

言下之意，路加伯伯和先中叔叔都是不一般的人了。

那天下課後，路加和先中兩位弟兄帶我和孩子們去海邊玩，非常自然的，我成了沙灘上留守的人，一一要看住一堆大大小小的鞋子。四個男生轉眼已撲向大海。面對大海之美，人是一點不敢貪天功為己有的，即使是再了不起的人也無法將眾水召聚在一處，叫它們用蔚藍色和天空對視；叫每天每個瞬間有無以計數的浪花綻放，再綻放，永無止息；即使是普天下再有名的設計師加在一塊兒也無法為大海和陸地劃定界限，潮漲潮落，到哪一個限度會止息下來。大海之美令人心生敬畏，海上日出海上日落，海面鋪滿了碎金，海上生明月，水面上又浮著細碎的銀子，這樣的溫柔，又是如此壯嚴。從不會取悅於人，獻媚於人，不管人的眼睛看得到還是看不到，她都在那裡呼吸，歌吟。大海是只聽命於上帝的海，她的壯美和遼闊，她的新鮮和生動，她的永恆之美，證明了上帝的存在無可推諉。

德儀將我們的敬拜定義為海邊禮贊，實在是有很深的用意。

正思想之間，大兒子全身濕漉漉地跑過來，這一刻他顧了玩來不及笑了。不等我責問他，他把我從沙灘上拽起來去看路加伯伯捉小蟹，行至水邊，只見路加，赤腳站在水中，憨態可掬，褲子一直濕到腰間，連車鑰匙掉進大海裡都沒有知覺，還是旁邊的女孩子及時告訴他，才避免了找鑰匙的麻煩。

那一刻，四個男生在海邊玩耍的情景，是一幅生動無比的海邊嬉戲圖，或者可以將四個人弓著身體尋找小螃蟹足跡的憨厚天真的模樣，繪成一幅捉蟹圖，生動趣致，令人感動。那個瞬間，我看見了上帝嘴角的笑意，他要我們單純象孩子，孩子的心就像這大海，一覽無餘，沒有暗影，沒有遮掩，可以全然反映神在我們身上的美好意念。

大兒子 Luca 寫了日記，記錄了他們在海邊玩耍的快樂。好像他們和路加伯伯有了約定，等將來有一天一同去大海暢遊擊水。Micah 還不會寫那麼多的字，他畫了大小四個人，頭上都沒有頭髮，圍著一個小小的蟹仔在看。

後來有機會和路加弟兄聊天，知道了他的人生故事，更加感慨。曾經聽人說：四川人是容易信主的。天府之國生活安逸，人們普遍樂天，易於滿足。所謂“少不入川，老不離川”講的就是這樣的狀況。年少的人應當去別處奮鬥打拼，入了川便容易失卻鬥志，安於現狀，不思進取。如果老了便不必離開蜀地了，那裡最宜於養老。路加弟

兄是四川人，成都重慶人打麻將成風，如今再問：“何以解憂？”答曰“未必杜康。”但如果支起一桌麻將，大家圍將上來，一切的生存之煩惱等等都可以拋諸九霄雲外了。前不久，重慶大水，我看過一幅照片，水漫大街小巷，人們行在齊腰深的洪水中，但就是在這樣的水中，依然有一張麻將桌漂在水面上，男女四人把持著桌角。想那桌子隨時都會被水沖走，但桌上城牆高築，幾下裡鏖戰正酣，哪管它洪水滔天，實在也是天下一景。

同樣是水邊，同樣是蜀人，路加弟兄卻晝夜為著神國的事奔波勞碌，雖然已是退休的年齡，孩子們也都大了，可以頤養天年了，但他卻在教會做了義工。每次上課前，他要趕著去架機器，忙於拍攝，課程結束了，他又忙著善後。雖然我們都沒有明說，但都心知肚明，神奇地把他帶到美國，目的就是要讓他遇見神，被神得著。如今他逃離了遍地麻將桌的“埃及地”，終日侍奉在主的桌前，他實在是得著了那上好的福分。

在南加州的大海邊，我真的是見證到神使一個歷經了各樣的困頓和難關，本應該疲憊不堪、萬念俱灰、落魄失意的人，卻如鷹返老還童，如鷹展翅上騰。

從來不敢講要好好地教育自己的孩子，常常看到自己的不堪和簡陋，所以慣常做的是盡上養育的本分，好好向神仰望。神必看護他們一生的時光。此次創文的經歷更使我明白神會藉著一切的事來保守、引領孩子們走正路，使他們平安長大，成為對國家、社會和人群的最大祝福。所以，“創文”不是我一個人的課堂，同時也是孩子們的。炎炎夏日，人們都在忙著度假，悠閒度日。媽媽和這一群人聚在一處，時而晨更，時而夜禱，時而凝神專注地諦聽，時而奮筆疾書。幾天下來，媽媽心裡的眼睛格外明亮了，但肉體的眼睛卻昏花起來，不得不戴上老花眼鏡了……也許孩子們看見的就是這樣的一些表像，但神會在我們不經意的細微處開啟他們，也許今天不會馬上看見果效，但是，十幾年，二十年乃至幾十年以後，孩子們會想起來，曾經有一年的夏天，在PepperDine的校園，憑海臨風處，創世紀的故事被再度講述出來，等他們明白道成肉身的真理的時候，等神在他們每一個人身上的旨意全然顯明的時候，那將是何等奇妙的光景。

回到溫哥華，老友們見兩個兒子長得又高又壯，十分驚詫。問他們原因時，兩個孩子第一次沒有異見地說：山上可以看海的那家餐廳的飯很好吃，不光是他們長胖了，在他倆身旁盤旋的海鷗也胖了。

明年夏天見！路加伯伯，德儀阿姨。

再見！小蝸牛，鹿，還有海鷗。

兒子在他的日記中這樣寫道。

(六)

路加弟兄把我放在狄斯奈樂園以後，我好像一個獨行俠，重回江湖，又去雲遊四海。

我是母親、妻子、女兒、朋友。一個用文字在社會上尋找位置的人。但是我心裡從來沒有象今天這樣牢記著自己另有一個特別的身份，那是從神那裡來的，是對呼召的回應，是對一種差謫的順服。心中明白無誤，但他又是隱秘的，靈的深處常常有一陣悸動如大海的潮汐，浪花從天邊鋪排過來，無限壯美，心裡便有說不盡的柔情，綿長纏繞，我知道，那是神放在我心頭的歌，等著要我唱出來。

我是多麼渴望寫出那樣的旋律。從前，我以為人是無法描摹出那一切的，但今天我完全相信，神必與我們的手同工，有一天祂會讓我們心手合一，為祂唱出舉世無雙的新歌。

離開創文快一個月了，“道成肉身的寫作”，幾個字每天都在腦海中盤旋，我放慢了讀經的速度，有時候，把眼睛放在一個字上，停留許久，在旅途的間歇，我讀完了《啟示錄》又回到《創世記》，我有意讓自己像小蝸牛一樣慢，像小蟹子一樣緩緩地爬，慢下來以後，才發現從前有許多許多的風景就那樣錯過了。那天，讀《創世記》第三章第8節，說“天起了涼風”，直到第21節“耶和華神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給他們穿。”我的眼淚流了出來。人犯罪以後，天起了涼風，想必是秋深了，萬物蕭瑟肅殺，神不得不行公義的審判，但是審判之後，神又一針一線為亞當和夏娃縫製衣服禦寒。真是黯然神傷啊。

感動之餘又發現，神敘事的高妙，深情淺露的技巧，欲說還休的技巧，此處無聲勝有聲的技巧。要學習的東西實在太多了，當下，對於創文的教導又充滿了感激和懷想，老師們真是放了一把鑰匙在手上啊。對於“道成肉身的寫作”又有了更深的體會。

時間一天天過去，應該很快交上去的功課完全耽擱下來了，心中有惶恐，但亦有安慰，德儀有信來，我回她，卻是亂碼；俞泉班長來信催交作業，想申請延多二天時間給我，信怕是又寄給了李晶，惠琬老師和創文的每一個弟兄姐妹都在我的思念當中，今早教會禱告，我將惠琬老師十月北京開培訓課程的事寫了出來，請教會眾弟兄姐妹為此禱告，心中十分平安，我確信，那是神定意要成就的事。求神預備，在千萬人當中呼召出那些有福的人。

感謝主！很奇妙，提筆寫這些文字之前，我的心中是煩亂和苦惱的，每天忙碌不歇的人間生活，和我在創文學習時躊躇滿志，以為很快就可以扛起“如椽大筆建聖殿”了，以為馬上就可以使手中的筆為主所用“下筆如有神”了。結果從山上下來，下到凡間，一下就掉進萬丈紅塵中間，掉得比從前還深，原來山上和山下是不一樣的，如同地上和天國不一樣，但是，“願你的國降臨……”說明那個國是可以建在地上的，從山上下去，目的是要把山上的樣式帶到山下去。

同學劉fang率先交上了作業，得到老師和班長以及同學們的贊許，這也給了我極大的鼓勵。我和劉fang通了電話，電話中互相勸勉，得著了安慰。後天晚上，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舉辦《秋之變奏》詩歌朗誦會，我們會在那裡見面，茫茫人海，我們同在大陸，沒有機會碰面，同在溫哥華也沒有緣分見面，未曾料想，會在南加州的海邊相遇，那一晚下課，我們頂著滿天的星斗走回宿舍，路短話長，天涼情暖。感謝創文，鋪路架橋，叫天各一方，青燈黃卷，各自為戰的基督教文字人終於有了一個團

契。從此後，大家不再孤單，在同一個戰壕裡，守望相助，為主征戰，並且同得那榮耀無比的冠冕。

用一首詩來紀念正要逝去的這個不平凡的夏天。

天起了涼風

創世紀第三章第八節說
天起了涼風
之前
亞當和夏娃正手忙腳亂
用無花果樹的葉子
編裙子

天起了涼風
風才吹過
羞恥 恐懼 寒冷 饑餓
諸般苦難
齊齊登場
霎時就裝璜好了一個人間

當然 春天
也還是會來
捧著錦簇的花團
低頭越過寒流的界線
春山滴翠
春夢發旺
一合眼 就又睡進了
夏日的豐碩裡邊
笙歌不斷啊
良宵苦短
總是意猶未竟呢
明前茶和冰川水還在杯底纏綿
曲子 剩一點還沒唱完
粘著弦兒等著
握最後落下來的指尖

總是這樣 總在這時
冷不丁的

天起了涼風
黃葉飄零
在每一條路徑上滾動 打旋
秋蟲的呢嚶
變作哀歎

天起了涼風
之後
多少的歌喉都已黯啞
多少眼淚都要流幹
美 漸趨稀薄
愛 逐日遞減
人間的日子如散落的珠子
有心串綴
卻找不到線

這個好像斷了香火的世代
沒有史詩可以吟唱
沒有歌者
沒有歌
似乎不被紀念
似乎不配被紀念

天起了涼風
涼風入骨
前胸無法給後背遮擋風寒
人和羊一樣
必須擠作一團
為取暖
也為壯膽

還是創世紀 還在第三章
再多看幾行
出樂園之前
神 憔悴又心碎
一針一線
正親手為我們縫著衣衫

汪文勤 2010.8.29 夜 10:00 溫哥華

發自我的 iPad